

les LARMES del' ASSASSIN 杀手的眼泪

【法】安妮-罗尔·邦杜 • 著
Anne-Laure Bondoux

赵英晖 译

在诗人聂鲁达的故乡最南端
一段苦涩、温柔、撼动人心的
成长之歌正在酝酿



万卷出版公司

杀手的眼泪

les LARMES de l' ASSASSIN

[法] 安妮 - 罗尔·邦杜 (Anne-Laure Bondoux) 著
赵英晖 译

© 安妮-罗尔·邦杜 2008

版权合同登记: 06-2008-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手的眼泪/(法)安妮-罗尔·邦杜著;赵英晖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5

ISBN 978-7-80759-109-2

I. 杀… II. ①罗… ②赵… III. 中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748 号

Les Larmes de l'Assassin © 2003 Bayard Editions Jeunesse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7mm×200mm

字数: 70 千字

印 张: 6.25

出版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兰

装帧设计: 李 睿

责任校对: 沈 笑

插 图: 一只眼睛

版式设计: 熊 飞

监 印: 于浩杰

ISBN 978-7-80759-109-2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联系电话: (024)23280058 23280009

天堂下的这个世界

(编辑推荐)

看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是，这实在应该是一部电影。色彩在广漠的天空的苍蓝与干冷的大地的褐白之间切换，还有阳光并不温暖却耀眼地直射在山顶上的金色，地球最南端、大洋上沉浮的冰块透明的苍白……

在这样的底景之上，渐渐地展开，三个人的故事。

很少能想到，给年轻的孩子看的书，文字亦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简洁、优美而深邃。巨大的张力，无法言喻。

帕洛，一个如野生植物一样在贫瘠荒原上生长起来的孩子，一个生命如一张白纸、有着像刚从壳里剥出的发着幽光的栗子般眼眸的孩子。他沉默地用他的赤子之心，感受着生命的一切，那些书写下来的词汇、朗读出来的诗句，那块糖，或者那个留声机。爱与恨，罪行和恩情，相遇或分离，他从未感叹，他亦不懂如何感叹，

他更不懂如何去书写。但他一直知道,关于一切。生命,以及生命中重要的事物。

选择生存下去的时候,喊出“爸爸!”的时候,手掌浸入海水的时候,将那个男人的头护进自己怀里的时候。

帕洛就如一根绳索,将不同的命运拧在了一起。而他自己,就是生命本身。

安吉尔。Angel。来自天堂的词语却是一个杀人犯的名字,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设置,展现着作者想展现的东西却又不至那么张扬,如斯精致准确,又恰到好处。

是的,他杀过人,甚至以为生活方式就是那样了。如同张开眼就已沦落在荒野上流浪一般,没有任何属于天堂的美好记忆。那一种生活方式:野蛮、粗糙、罪恶,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美好,所以也没有任何希冀或者渴望,甚至没有任何关于善恶正义的判断。他只是在本能地生存下去。

直到那个孩子进入他的生命,以赤裸裸的、不容分辩和选择的方式。

就仿佛天堂照下的一束光,顷刻之间,心的荒原上不再只是黝黑的树林和漫生的野草。

信任,爱,保护,勇气,对与错,乃至对于其他人、对于世界的重新认知,都是如草芽一样,一点点地从心底绽发出来。然而,当他抬起眼睛想重新看这世界、搂紧自己所拥有的珍惜的东西时,当他终于认识到人之为人的概念时,却已卷入命运的洪流身不由己。

而路易呢？路易，富有的优雅的、懂得很多的，却不够强壮的路易。终究不属于荒野和自然的路易。一度，我们以为，那三人的世界就是那样了。然而只是以为而已。

人生永远在变化，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什么。自己的心、想法，一个月之后，一年之后，十年之后。

面对一再的犹豫和背叛，我们与帕洛和安吉尔一样愤怒、伤心，就如我们面对这个故事到后来，内心的许多动摇一样。正义、邪恶？善良、残酷？什么该被执行，什么该被宽恕？我们知道一些事是不会被原谅的，可我们还是忍不住祈祷。我们祈祷，但如果祈祷真的实现的话，心灵大概又会混乱。

让人觉得安慰也觉得无奈的是，我们曾经一度担心的那些，关于希望的彻底毁灭，关于正义与邪恶的混淆。都没有发生。

然而没有，终究没有。

安吉尔的结局是注定的，虽然看起来比较冷酷，但是，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高墙后最后的那声呐喊，还有那些如雪片般的明信片。

温暖曾经得到过，信任也曾经得到过，喜悦和悲伤，一切都是真实的。

于是，那些灵魂终于都得到了救赎。

这部书的字数不多，但却涵盖了太多内容。

比如关于知识——

“从到他家来的旅行者们的讲述中，他听到了那些他不知道



的名词,每听到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心里就像种下了一株花苗:城市,集市,轮船,天文台,特木科,瓦尔帕莱索,火车,马,风暴……”

“他已经意识到当自己抓住了这些文字蛇的时候自己的力量将会多么强大。”

比如关于成长——

“我喜欢变化,”他一边叹气,一边转动着杯中的酒。“木材变成书。冬天变成春天。葡萄变成酒。”

他转向帕洛。

“孩子变成男人。”他边说边点头。

比如关于生存——

“生存就是:黎明时分将明未明的天色,熟睡中孩子均匀的呼吸,还有坐在黑暗里备受煎熬苦苦挣扎的人,这个人长着一双粗大的手,他曾经用它们杀过人。”

——还有那些文字。美好、宏大、肃穆,简单的一句话便可以是一整幅画卷。“窗外,夜已降临,像挂在空中的黑色海洋,似乎马上就要倾泻在房顶上,淹没整个世界。”“云像一支军队,从海上冲过来,要用它巨大沉重的黑色翅膀席卷大地。”……

我想,这样一种情节、文字上的深邃与张力,才是国外的这些优秀的少年小说与国内的同类小说之间最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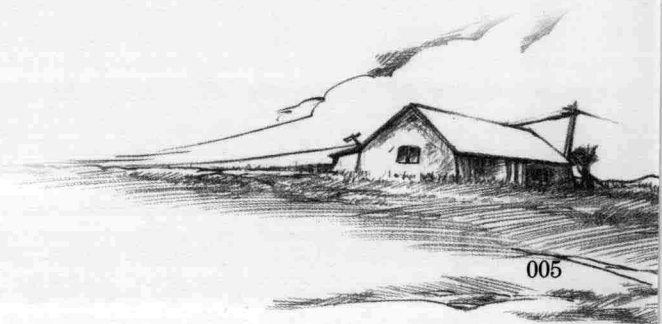
《杀手的眼泪》曾经获得法国女巫奖、欧洲书虫奖、法国电视奖、马赛青少年书奖、美国最佳翻译小说奖等二十多个法国和世界的图书奖项。这足以说明这部小说的感染力。而事实亦是如此。在国外,无论教会,还是老师、家长、图书馆的管理员、出版周刊的

N 杀手的眼泪 N

编辑,都对这部书赞不绝口。这是一部同时适合青少年与大人的书籍,每个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在里边读出不同的东西,一层一层。安妮用她的笔触勾勒出了这个不复杂但蕴含着满满的情感与深邃意境、以及哲思的故事,电影般的片段不断切过,那三个人的故事只是发生在南美洲的最南端、世界的一角,却可以让读者在脑海中浮现出一整个画面——

关于天堂之下这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芸芸众生。

天空,大地,海洋。心灵,还有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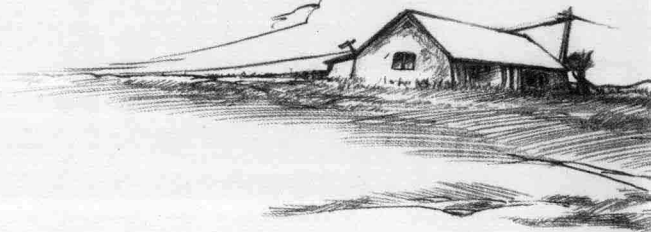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天堂下的这个世界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5
第八章	53
第九章	59
第十章	65
第十一章	73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3
第十四章	87

第十五章	95
第十六章	101
第十七章	113
第十八章	121
第十九章	129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41
第二十二章	157
第二十三章	161
第二十四章	167
第二十五章	177
转变(后记)	183





第一章 <<<<<

从没有人会偶然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世界的尽头,智利的最南端,花边一样浸在太平洋冰冷的海水里。

在这片土地上,一切都那么冷硬,那么悲凉,任凭风的肆虐,就连石头都似乎在经受着痛苦。然而,在旷野和汪洋边缘,有一幢灰色墙壁的建筑——那里生活着波洛瓦多一家。

跋涉至此的旅行者们出乎意料的在这蛮荒之地找到人烟。他们来敲门,请求借宿。通常,这会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带着标本采集盒的地质工作者或者一个追逐黑夜的天文学家。有时候,是一

个诗人。偶尔，是一个迷路的冒险商人。

由于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对波洛瓦多一家来说，每一次有客来访都像发生了大事。波洛瓦多太太会双手颤抖着用一个破瓦罐给客人上酒。她的男人，为了不显得太粗野无礼，则会生硬地跟陌生的客人说上两句话。但他就是那么的粗野无礼。女人把酒倒在了杯子外面，风打着唿哨从破窗户吹进来，狼嚎一样。

客人离开之后，夫妇两个关上门，如释重负般的舒一口气。荒凉的旷野中，遍布的砾石中，呼啸的狂风中，他们的孤独重又继续。

波洛瓦多夫妇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诞生完全是他们在床上“例行公事”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什么爱或激情。孩子像这片土地上其他生命一样，长得一点都不茁壮。他成天与蛇为伍，跟它们追逐嬉戏。他的指甲里全是泥，两只招风耳像是被狂风撕扯成的一样，皮肤又干又黄，一口盐块一样的白牙，他叫帕洛。帕洛·波洛瓦多。

那年一月里暖和的一天，就是他看到远处路上来了一个人。他跑去告诉父母有人来了。可这一次来的，既不是地质工作者，也不是羁旅商人，更不是诗人。而是安吉尔·阿勒格利亚。一个恶棍，骗子，杀人犯。他和以往的所有到访者一样，也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的。

波洛瓦多太太拿出破瓦罐。她的目光和安吉尔·阿勒格利亚的目光相遇。来访的这个人一双小眼睛，深深嵌在眼眶里，像被人一拳头打进去的一样，眼光里流露出赤裸裸的凶狠。波洛瓦多太太拿着破瓦罐的手比往常抖得更厉害了。她的男人坐在恶棍对面的长凳上，问：“您要在这里呆很久吗？”“是的。”他回答，嘴唇已

经浸在了酒里。

屋外，乌云从海上涌来，快下雨了。帕洛出门走了很远。他仰脸看天，等着雨点掉下来。他像这片土地上的其他生命一样，永远饱受着饥渴的折磨，显露出一种原始本能的贪婪。来过这里的诗人曾把他比作一粒播撒在岩石中的种子，注定永远不会开花结果。他是一种蒙昧、混沌、原初的状态，他是远古人类尚含混不清的语言。

几滴雨落在地面的浮土上和帕洛的舌头上，摔碎了。与此同时，安吉尔·阿勒格利亚的刀结束了波洛瓦多夫妻的生命。桌上，酒和血混在一起，永久地染红了木头上的裂纹。

这不是安吉尔第一次杀人。在他的家乡，死是司空见惯的。死可以结束债务，结束醉汉间的争执，结束女人们的鬼把戏，结束朋友间的背叛，或者只是结束无聊乏味的一天。这一次，死亡结束了安吉尔持续两周的流浪。安吉尔累了，不想再露宿街头，不想再每天一早便上路朝南跑了。他听说这幢房子是荒野和汪洋之前的最后一幢房子，对一个被通缉的在逃犯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避难所：他就想在这里睡觉。

小帕洛回来的时候，淋成了落汤鸡，他看到父母躺在地上，什么都明白了。安吉尔拿着刀在等他。“过来。”他对他说。

帕洛没有动，他盯着还在滴血的刀刃，抓着刀柄的手，和那挥刀杀了人却依然稳稳当当毫不慌乱的胳膊。雨滴打在铁皮屋顶上，像马戏表演时惊险场面出现之前乐队锣鼓喧天的助威。

“你几岁了？”安吉尔问。“我不知道。”“你会做汤吗？”安吉尔徒劳的抓着刀柄，他下不了决心。面前这个孩子很小，很脏，浑身湿透，站在那里，站在他面前，他无法想象这个孩子会死在他

手里。可能是突如其来的良心发现，也可能是一点恻隐之心，按住了他拿刀的手臂。

“我从来没有杀过小孩子。”他说。

“我也没有。”帕洛回答。

安吉尔听了这回答不禁微微一笑。

“你会做汤吗？到底会不会？”

“我想我是会做的。”

“那就给我做个汤吧。”

安吉尔收起刀。他因饶过了这个孩子而舒了一口气。他对自己说没有必要非杀了他不可。这个小东西不会妨碍自己在这里睡觉的。而且，让他替自己到井里去打水，那岂不是更舒服。

帕洛朝屋子的尽头走去，钻进一间阴暗的储藏室，她母亲在这里储存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食物。他取出几只番薯，一根葱，一个萝卜，一块风干的猪油。汤，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但他知道怎么做。他以前经常看母亲做汤，看也看会了。至于点火吗，他只要学着父亲的样子就可以了。很简单。

汤烧好了，他回到安吉尔·阿勒格利亚身边。

“给我盛上。”杀人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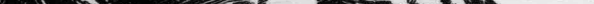
帕洛去找爸爸的铁汤碗，最大的那个，放在桌子上，离血迹和酒渍远远的。他把汤倒在碗里。

“跟我一起吃。”安吉尔命令道。

帕洛找来另一只汤碗，最小的也是最破最坑坑洼洼的那只，那是他的碗。他盛好汤，坐在长凳上，安吉尔对面。安吉尔已经在唏溜唏溜地喝汤了。雨停了。壁炉里的火噼里啪啦地烧着，屋里不冷。窗外，夜已降临，像挂在空中的黑色海洋，似乎马上就要倾泻

...个... ..

圖 10-1-1 長江對岸的風景





在房顶上,淹没整个世界。帕洛点燃了一支蜡烛。

“吃吧。”安吉尔对他说。

汤不错。孩子的眼睛不停的朝地上两具一动不动的尸体看。他用双手捧着碗,可送不到嘴边去。杀人犯转过身,也看着那两具尸体。

“你是因为这个吃不下去吗?”

帕洛表示是这样的。安吉尔·阿勒格利亚站起来,叹了一口气。

“好吧。”

他到储藏室里翻了一阵,找到一把铁锹。

“过来,”他说,“给我照个亮。”

帕洛拿起防风灯,点亮,和安吉尔·阿勒格利亚一起出了门。他看到安吉尔·阿勒格利亚在石子路上拖着他父母的尸体。

“地很硬。”帕洛提醒说。

地的确很硬。安吉尔用了两个小时才挖好一个将将可以盛下两具尸体的坑。铁锹不停的被石头和树根绊住。手被铁锹柄磨得生疼。最后他终于把尸体放在了坑里。他把坑重新填好,堆了一个土堆。下意识的擦了擦额头:他几乎没有汗,海风已经吹干了他的皮肤。

“你现在满意了吗?”他冲孩子喊。

帕洛把灯举在脸的高度,看着坟墓。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也想被埋到地下,在那里睡去,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权力,因为自己没有死。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只有死去的才能享受安宁。活着的,只能咬紧牙关忍受。这就是安吉尔送给帕洛的礼物:生命。但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呢?

“过来!”安吉尔说,“没什么可看的,汤都凉了。”